

星期文库

“草木中国”系列之一

柳：折不断的春色

梁 凌

早春。河岸的柳先绿了。这绿，古人称作“柳烟”，因为远远望去，如烟似雾。

离别总在柳树下。折柳赠别，始于汉代。长安东，灞桥边，送客至此，折柳一支。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，唐诗里写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，写的就是这里。为什么偏偏是柳？表层原因很简单：柳谐音“留”，折柳是委婉地说“你留下来吧”。但更深的原因，在于柳的习性。

柳条顺插即活，所谓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《齐民要术》明确记载：“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，百鬼不入家。”它不仅能活在人世，传说中还能挡住阴间的鬼。佛教传入后，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水，用的正是杨柳枝，柳又增添了慈悲与救度的内涵。这种旺盛的生命力，让送行者把柳枝交给远行的人时，其实是在祝福：愿你像柳一样，无论流落何方，都能落地生根。古人交通不便，一别往往就是经年，或者半生，这枝柳的份量，远比说一万句“一路平安”都要重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里写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“依依”二字，把柳条在风中的姿态写透了。柳的独特之处，在于枝条的“垂性”与“柔韧”。它虽无松柏的硬挺，但它柔软，能随风起舞。老子说“柔弱胜刚强”，狂风来了，柳树弯下腰，风过又弹回。这种柔中带刚，正是柳的文化性格。

古人爱柳，也惜柳。陶渊明在宅边种了五棵柳，自号“五柳先生”。他不是爱柳的美，是爱柳的不争。松柏虽正，却要修剪；桃李虽艳，却怕风雨。唯独柳，长在路边无人看管，也能自成风景。陶公把柳从公共的离别之物，变成了私人的隐逸象征。

柳的实用价值也远超想象。柳宗元被贬柳州，见此地瘴气弥漫、柳江常泛，便率众在江岸广植柳树。柳性柔韧，耐水湿，既可固堤护岸，又能遮阴祛暑。当地人素知柳叶可清热消肿，偶用以缓牙痛、解小毒。柳侯见柳宜土易活、于民有益，又自笑“柳州柳刺史”，于是年年劝民植柳，柳江之畔，渐成绿带。

我小时候，也折过柳。不是送别，是做柳笛。选嫩枝拧动树皮，抽出白芯，捏扁一吹，“呜——”的一声，整个春天都被吹响了。那声音粗糙、沙哑，像北风掠过荒原，却有着一一种不管不顾的生机。

现在，高铁站里，人们匆匆告别，挥挥手便进了车厢。没有柳，也没有诗。柳条依旧垂着，像一笔没写完的草书。暮色四合，柳影投在水里，被水流拉得很长——那不是树的倒影，是几千年来所有离人的背影。

留不住的人，就让他走吧。但只要春风还在，明年的柳色，依然会绿遍天涯。

刚到海南时，他为困于岛中而凄然神伤，这是常人之感。然而，大海使苏轼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巨人视角，让他的思想实现了超越。他省悟道，天地都在积水中，九州在大海洋中，中原在小海之内，所有的生命有谁不在岛中呢？庄子亦云：“计中国之在海内，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？”中原在海内不过是大粮仓里一粒米罢了，人就更渺小了，又何必在意呢？应该说，大海拓展了苏轼的思维空间，也拓展了他的心理空间，换句话说，大海赋予他更辽远的视野、更宽阔的胸怀。

元符三年（1100）五月，苏轼接到内迁的赦令，终于可以回到中原。六月十三日，他给朋友赵梦得写了一封信，有“轼将渡海。宿澄迈”云云，这便是苏轼流传于世的法书精品《渡海帖》。六月二十日夜三更时分，苏轼乘船渡海北归，为此他作诗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，从中可以看到他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。此时，天晴风静，云散月明，碧海澄清，这是自然气象，也是苏轼心境的写照。他想起孔夫子说过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虽然自己空余孔子这种志向，但大海的涛声仿佛让人听到了黄帝咸池的乐声。苏轼不无骄傲地宣告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“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。”（《儋耳》）对于苏轼来说，从海上来的，不只是快意雄风，还有他宏大的宇宙观和诗意的思致。

心里装着星辰大海、天地万物，对世界的认知定然超拔与高蹈。

苏轼看海、渡海、识海，最终他把自己也变成了大海。

●文史漫笔

苏轼与海

刘江滨

阳照在万里长空，孤鸟也隐没无踪，只见一片碧海仿佛磨光了的青铜镜，平静广阔。

在登州，苏轼只是站在岸边观海；而在海南，他不光是渡海，而且真正处于大海的怀抱之中。

绍圣四年（1097）四月，已年逾花甲的苏轼接到诏令，由惠州再贬儋州。儋州在海南岛，要到达那里须乘船渡海。此番苏轼已做好必死的心理准备，他给朋友王古（敏仲）的信中说：“某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，昨与长子迈诀，已处置后事矣。”他在小儿子苏过的陪伴下，来到雷州海滨小城徐闻，准备在递角场渡海到珠崖。他遥望南方，只见海天一色，远处山连着山，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，朦朦胧胧好像一根头发丝一样细微。在登州他看到的海如平静的铜镜，而这里却是波涛汹涌，“至险莫测”。待渡的船只在风浪中起伏不定，苏轼按当地的风俗，去伏波将军庙占卜祝祷。得益于神灵护佑，苏轼往返渡海都是一帆风顺，北归后，他特作《伏波将军庙碑》勒石为铭以报。

苏轼在海南待了三年。这里孤悬海外，与中原隔绝，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，啥都没有，其艰难困苦较黄州、惠州远甚。尤其是孤岛四周都是大海，此般境况是苏轼从未遇到过的，不免引起他深深的思索。他在《试笔自书》中写道：“吾始至南海，环视天水无际，凄然伤之，曰：‘何时得出此岛耶？’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积水中，九州在大瀛海中，中国在少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岛者？”又有诗云：“眇观大瀛海，坐咏谈天翁。茫茫太仓中，一米谁雌雄。”

我们在一旁看她做尼西鸡。这道菜的做法十分朴素，不靠重料调味，吃的全是食材本身的鲜味。当地一直沿用传统做法：选用自家散养的土鸡，放进特有的尼西土锅，兑上干净的山泉水，只放少许腊肉、葱姜和本地草果去腥提香，全程用小火慢炖。土锅炖出

山野

陈振林

来的鸡汤清亮醇厚，味道鲜甜，鸡肉嫩而不柴，满口都是纯粹的山野气息，吃起来格外踏实暖胃。

一顿饭的时间，我们渐渐懂了她的选择。学过酒店管理的她，把整家店打理得有条不紊：店内卫生收拾得很干净，食材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店后



秋蟹

邢立宏

从香格里拉出发，我们前往梅里雪山。

盘山公路弯弯曲曲，一路都是连绵的高原山色。中午赶路途中，肚子饿了，我们在路边挑了一家本地人开的小店吃饭。店里装修简单朴素，没有花哨的布置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也不设菜单，只做当地有名的尼西土锅鸡这一道菜。

开店的是个23岁的姑娘，年纪轻轻性格却特别温和，待人总是带着笑，让人觉得舒服又真诚。聊天时我们了解到，她去年才从省城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，身边不少同学都留在城市发展，唯独她选择回到偏远的高原老家，接手了母亲经营多年的这家小店。说实话我们挺意外的，大好年纪本该在外闯荡，她却安心守着山里这一间小餐馆。